

天网

张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附赠珍藏版电影光盘

品
●
读
名
●
家
经
●
典
小
●
说

天网

张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网 / 张平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再版)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ISBN 978-7-5006-5573-8

I.天... II.张...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824 号

天 网

张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0 邮购部电话:(010) 64049424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16 16 印张 23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3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12001-13000 册 定价:29.8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010) 84039659

大凡新官到任，总免不了有人要来给你交待些私房话、贴心话，有提醒，有暗示，有忠告，有劝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对老百姓来讲，那可全是秘密。有好话，也有坏话。更有甚者，那些恶迹累累，善于逢迎拍马的下属、下级、同事，所谓的朋友、知己、至交，会一下子围过来，给你献计献策，调嘴弄舌，充作说客、谋臣。用心良苦，一腔热忱。巧言令色，居心叵测，假仁假义，故作高深。看似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实则是偷梁换柱，欺天诳地！什么某某人不可用，某某事不可办；什么某某心术不正，某某有野心；什么某某地方是个马蜂窝，某某家伙是个告状专业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老百姓把这叫做“活档案”、“内档案”！能压你一辈子，活活咬死你！

最要命的则是那些当官的，耳根子一软，预防针一打，变色镜就戴上了。好的能看成坏的，坏到会当作好的。冤案成了死案，恶霸成了善人！

假如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局、一个厂，甚至是一个县一个地区要是有了上这么个软耳朵领导，只怕这地方就全得完蛋！不只会让老百姓报国无门，有冤难伸，说不定还会姑息养奸，认贼作父，以致让豺狼当道，鬼蜮横行！

在这儿，我要警告一些人，我刘郁瑞可是个铁耳朵！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是谁，有话尽管说，有事敞开讲，但若想在我这儿处心积虑谋算人，我头一个先看扁了你！在我面前讲别人坏话的人，保不住哪一天也会在别人面前算计我！

是好是赖，出水才看两腿泥。人归人，事归事，啥问题就是啥问题。出了汾西的事我管不了，可在汾西县，不管啥人啥事，我刘郁瑞保证一视同仁，



保证没有任何框框和前提！

你们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假如你们发觉刘郁瑞言行不一，净说了些大话空话，不要等到他下台的那一天，就到他们门前驱邪打鬼放鞭炮！我保证他卷起铺盖立马走人！

.....

——摘自刘郁瑞讲话录音

在昏暗的路灯下，刘郁瑞有些发怔地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一副惨状。

瑟缩在街旁的竟然是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和一个顶多五六岁的小女孩。

汾西县是个山区，虽是三月份，气温仍然很低。尤其是晚上，更是冷风嗖嗖，寒气逼人，毫无一丝春天的感觉。今晚的风又特别的大，天气也格外阴沉，给人的感觉犹如雪窖冰天。十冬腊月似乎人们都麻木了，惟有春天的寒流才会让人觉得如此刺心彻骨、风苦雨凄。

已经快深夜十一点了，虽说是在县城的大街上，但此刻也人迹杳无，惟有阵阵寒风，裹着尘沙纸屑，逼得你透不过气，睁不开眼。

然而，这两老一少却像几个泥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大街旁。

刘郁瑞使劲揉了一把眼角，有些无法相信地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一切。

三个人的衣服全都破得不能再破了，身上脏得也不能再脏了，真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如菜色，一身灰黑。只要你看看两个老人的神色，你就会明白，没有十年八年的煎熬，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会变成这样子的。

老头儿的脸颊黑而僵硬，像是被岁月和风沙磨出了一层洗不掉的老茧和疤痕。脸上的纹路不是弯的，而是又深又直，犹如一道道裂痕。真是颈项枯瘦，形销骨立。眼窝深陷，瘦得怕人，须发皆灰，有如干蒿，一看就知是常年饥寒劳苦所致。脸上一无任何表情，合着两眼，神色木然地坐在街旁路灯下，一任风扑沙打，活似一座破败古旧的泥雕！

最让人吃惊的是，老头儿腰里竟捆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拴在



他身旁的老婆婆身上！看样子，是怕那个老婆婆跑了或是丢了。因为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老婆婆根本就是个神经病患者。老婆婆也一样拱肩缩背，衣不遮体，骨瘦如柴，面若锅底，而且满面痴滞，毫无感觉也毫无意识，身子一晃一晃地斜睨着远处。

最凄惨的则是那个小女孩了。这么冷的天，居然赤脚穿着一双满是窟窿眼儿的破单鞋，一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裤子只到了半腿里，脚上手上，连脸上也全是冻疮。此刻正冻得满脸青紫，浑身发抖，鼻涕眼泪流得哪儿都是。但你也看得出来，小女孩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尽管冻成那样，却也不喊不叫，不哼不哭，只是呆呆地顺从地偎在老头儿身旁，有些茫然地痴痴地瞅着每一个走到跟前的人。

老头儿身前铺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几溜毛笔字。由于时间久了，白布早已变得灰黑，但字迹依旧清楚：

有冤难伸，上告无门

我叫李荣才，今年六十九岁，汾西县贾家岭乡花峪村人。一九五九年，大队会计对我有意见，诬我贪污二百元，捆我打我吊我关我，抄我家，封我门，没收我家财产，让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逼得我妻得了疯病，逼得我儿得病早死，逼得我儿媳改嫁，给我撇下这一老一少，一病一孤。我告状告了二十多年，告不动人家官官相护。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乞求各位父老乡亲同志朋友，给点帮点，一分二分，一口两口，救我一家活命度日，来世做牛做马相报。

破布上，扔着三三两两的分币。破布旁放着个破盒儿，里头依旧放着一些分币和毛票儿。

刘郁瑞默默地蹲在那里，看得好半天也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老头坐着的地点，几乎跟县委大门面对面！

尤其是在今天，正是他亲自接待来信来访群众的日子，那张硕大的布

告就在县委门口醒目招人地贴着。然而，离那张布告几十米远的地方，却又铺着这样的一块告示。真是比肩而立，昭然相对！对他，对县委，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是在向他示威么？世界上似乎很少有这种示威方式。会是几个叫化子么？叫化子绝不会这么晚了呆在这么冷的大街上。那么，这是在行骗么？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利用孩子，利用病人，利用自己的残疾，利用各种欺骗方式来赚钱的人不乏其例。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在汽车站，在广场上，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也正因为见多了，以致把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也几乎给磨光了，刨平了，把人们的心灵也看麻木了。如果说，以前凭这种方式还可以赚到钱的话，而如今则早已无用了，不灵了。其实，你只要看看眼前就会明白，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在大街旁坐着这样令人心寒的三个人，也不知坐了有多久了，而破布上所扔下的钱，只怕连一顿饭钱也不够！

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在西风猛刮的深夜里，偶尔一个两个的过往行人，谁也是匆匆而过，顶多瞟上一眼，然后便又急急地走了。若想再来一分两分的钱，看样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其实，只要你细看一眼，就会清楚这两老一少根本就不会是什么骗子和想赚钱的人。真正的骗子和只想赚点钱的人，学不来这模样，也做不到这份儿上。你什么也不必看，只要留意一下那脸上的颜色和那枯干皴裂的手，立刻就会清清楚楚。

那么，真会像白布上讲的那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么？

一阵旋风陡然卷过，尘沙飞扬，扑打得人脸上生疼。碎屑纸片满地乱转，搅得人睁不开眼。刘郁瑞急忙用手遮住脸。再松下手时，才发现眼前这两老一少依旧那样木然地坐着，不避不躲，不遮不拦，一动不动。最让人看不下去的还是那个小女孩，满脸满身都是灰沙，连耳朵眼儿鼻孔里也全是尘土，不住地哆嗦着，仍是那样呆呆地痴痴地毫无表情地默默地瞅着你。

那眼光真能把你的心给瞅碎了！

等到风小些了，刘郁瑞瞅着老头儿轻轻地问道：

“老人家，眼下中央有文件，让落实政策哩，你没去找找领导呀？”



老头儿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默默地坐着，眼睛也始终闭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刘郁瑞又问了一遍，好半天了，才慢慢地回了一句：

“我找了他们二十多年了。”嗓音沙沙的，像一棵百年老树在风中摇曳。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啦，上边有政策。”刘郁瑞尽量搜寻着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

“……我刚从上边回来，跟过去一样，啥也没变。”老人的眼睛依然闭着，脸上也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

“那你先找找村委会呀，老这么着咋行。”

“逼我害我的就是村支书，他以前是会计，这会儿是支书。以前不给我分口粮，眼下又不给我分口粮田。我的家这会儿还让他封着。人家说了，我这一家就是死在外头、烂在外头，骨头也别想再回到这村里来。”

刘郁瑞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良久，才接着说道：“那你找找乡里呀？”

“罚我关我处置我的就是乡里。副乡长是村支书的外甥子。我连乡政府的门也进不去。过去说我不学大寨净告状，这会儿又说我是告状专业户。找着他们也没用，白找。”

刘郁瑞再次愣在了那里。好一阵子，才又说道：

“那你找找县里呀……你没听说现在的书记叫刘郁瑞，就是想为大伙办点实事哩。来了汾西的头一桩大事，就是要管管县里这么多年的冤假错案。今天他就在信访办值班接待上访群众哩，你咋没去找找他？”刘郁瑞大概是有点急了，便像自我表白似地说了这么一通。

“……找了。值班的不让我登记。”老人的嗓音依旧沙沙的，就像是绝望的呻吟。

“不让登记！”刘郁瑞一震，“为啥？”

“说我来迟了，让我下一回再来。”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规定！”刘郁瑞陡地来了气。刘郁瑞清楚，对上访者，从来也没有因为来迟了就不让登记的说法。

“我清楚，他们是不想让我去见刘书记。”老头的眼睛依然闭着，但话音却透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凄然。

“那你去县委大院找呀。他眼下就住在办公室里。”

“我去了。门房师傅不让我进去。他说我一家子都是神经病。神经病不能进县委。”

刘郁瑞又一次愣在了那里，像呆了似的，久久地怔着，好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刘郁瑞初来汾西，便约法三章。大会讲，小会说，三令五申，反复强调，以致连门卫、连司机也多次打了招呼，对门卫更是讲过多次。可以说，这约法三章在县委大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一，凡是到县委来找县委书记的群众，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挡驾。包括县委办公室和信访办公室。第二，任何人都不得对上访群众故意撒谎。书记在不准说不在；书记开会出外，要如实讲清，不准说不知道啥时候结束、啥时候回来。第三，对上访群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来县委大院的，都要热情接待。如书记有事，要求等候的，要给上访者安排好坐的地方，要端茶倒水。如是远道而来的上访者，则要尽力安排好食宿。

这三条看似容易，但要真正执行起来，也绝非容易。若不是刘郁瑞火冒三丈，认真追究计较过几次，只怕不会那么容易行得通，或者是名存实亡，刮阵风也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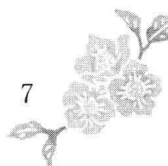
如今，县委大院的人对这三条好像都习以为常，渐渐地认可了。连门卫也好像习惯了。只要不是醉汉和寻衅闹事的，稍一盘问，一作登记，便立刻放行。有时候，即使是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人，还真的看不出来。

然而，偏是在今天，偏是在他一周一次值班接待上访群众的日子，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登记员不给登记，门卫不给放行，以致让这一老一病一少冻饿在县委门口的大街上！

凡刘郁瑞值班接待上访群众时，上访群众总是出奇地多。今天也一样，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左右才算完。草草吃了点东西，临时有了个念头想在街上溜达溜达。如若不是半夜只身跑出来，只怕这件事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以致会对这两老一少一无所知。

到底是怎么了？这究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阻挠？

怎会那么巧，在同一时间里，两个地方都以同样的借口，把这一家人拒之门外？



见刘郁瑞不吭声了，老头儿却像自言自语似地说了起来：

“刘书记是个大忙人哩。像我这样的人想见见刘书记哪有那么容易。就算刘书记真是个好书记，这一县的干部也不会一下子全都跟着他变好了。我这也是麻缠事，牵连的人多哩。刘书记刚来不久，脚跟没稳，犯不着为我这么个棺材瓢儿得罪一大片领导。我寻思了，这会儿也不必这么忙着找他。”

老人的嗓音不高，却深深地触动了刘郁瑞。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个瘦骨嶙峋、蓬首垢面的老头儿，居然会设身处地地去为一个县委书记着想，一时间，竟让他鼻子有些酸酸的。末了，他像是跟老头儿商量似地说道：

“老人家，可你得过日子，一家人得生活呀。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有个地方住么。天这么冷，老的不说了，也得为小的想想呀。”

“惯啦。”老头儿没有悲痛，也没有哀伤，仍是那样木然地坐着。“谁让他们跟了我。没法子，这是命。几十年啦，哪天不是这么挨冻受怕过来的。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她们的造化。”

“……那今晚上有住的地方么？”

“我后半晌才从地区赶回来。能让我一家子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也就不错了。”

“城里和附近也没个亲戚么？”

“别说没了，就是有，谁还敢同我这样的人来往。”

“可你这一家子今晚上总不能老这么坐在大街上吧。再这么下去，还不把孩子给冻坏了。”

“这点钱，别说找地方住了，连顿饭也不够。再等等吧。住倒好说，哪儿不将就一夜。只是这肚子，老不能这么饿着……”老头儿的眼皮眨了一眨，接下来便什么也不说了。

刘郁瑞沉思片刻，猛地在衣兜里掏了起来。看来身上的零钱并不多。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身上所有的兜儿都掏光了，连毛票分币都算上，也就是个十来块钱的样儿。刘郁瑞瞅了瞅，一把把钱塞在老人手里，然后说道：

“老人家，你听我说，今晚你就随便找个卖部买点垫点，然后找个旅店暂时住上一夜。到明天你一定回家去。别的我不敢保证，可我保证你能分

到地，分到口粮，能住进家里，保证不会有人再往村外赶你。至于你的问题，随后咱们再调查解决。老人家，不瞒你说，我就是那个县委书记刘郁瑞。我刚才也是瞎吹哩，说是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却让你一家子冻在大街上，真是对不住你老人家了……”

“……刘书记！”老人陡地瞪大了眼，朝刘郁瑞脸上盯了一阵子，浑浊的眼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跳，闪了一闪，紧接着又猛然闭住了。“刘书记……我刚才就听出来了，你一准是个好人。刘书记，我找了好些日子了，没想到会在大街上等住了你……”

老人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枯干的脸上依旧看不到任何表情，然而，两颗浑浑的老泪，却从那深陷的眼窝里，慢慢地滚落了下来。

二

送走了李荣才一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回到办公室躺在床上，睡意和困乏却一丝儿也没了。李荣才一家三口冻饿在大街上的惨状在眼前怎么赶也赶不走。

刘郁瑞初来汾西，家眷仍在洪洞。其实也没什么家眷，眼下也就老伴一个。孩子大都成了家。还有两个没成家的，儿子正在大学念书，小女儿则上了中专。他的最大的外孙女都已经五岁了，平时常跟老伴住在一起。外孙女缠着姥姥不放，姥姥也舍不得外孙女。外孙女伶牙俐嘴那调皮的样子，让刘郁瑞一想起来就乐。前不久，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回家时，把女朋友也领了回来，也是个大大学生。他很满意，一家人都满意，在别人眼里，他这个家真是没说的。每逢节假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处处充满了祥和欢乐。然而今天晚上，却不知为何，一想到家，不由地就想起了大街上的那三口人！

他的外孙女刚过五岁，学钢琴却学了快两年了。两只小手在琴键上漂来漂去就像两只花蝴蝶。而那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却在寒风刺骨的大街



上，连顿饭也吃不上，抖头跣足，鹑衣百结，小小的手指头一个个冻得跟胡萝卜一般！

你来汾西几个月了。几个月来，一道道指令，一次次讲话，开会、广播、文件、材料，曾说了多少，写了多少！而且是那么动听，那么果决。但就在你的县委门口，就在汾西县城的大街上，这一家三口竟像供人展览似地几乎能冻馁倒毙在那里！

这能没你的责任么？如果说，别的你可以推诿的话，那么，发生在眼前的这桩事你是无论如何也推诿不了的。

难怪会有人在县委门口的那张布告上悄悄写下几溜字，把你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吹牛大王！

也难怪在县委县政府大院有人背过弯放凉话，骂你务虚不务实，投机取巧，好大喜功，专会干一些脸上贴金、干吹喇叭、日哄百姓的事情！

就算这里头事出有因，也至少说明你做得很不够，远远不够！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看透了。你跟那些善于逢迎拍马，蝇营狗苟的领导并无二致，一上任便牛皮哄哄地吹上一气，干打雷不下雨，干上几件有屁股没屁眼的事，到时候一抹脸子，照旧那么一副德性……

在县委门口，在县城大街上，曾有多少人看到过这一家三口和铺在地上的那块救命告示。即便是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干部们，又有几个人没看到过？然而，始终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也没有一个干部来汇报过！好像全都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又好像全都在成心瞒着他刘郁瑞一个人！

究竟是怎么了？是一下子全变了，还是原本就这样儿？你自个儿觉得轰轰烈烈的事情，说不准别人早看歪了你。也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新官上任三把火，反正是日哄人哩，那就你哄我，我哄你，大家都在哄。放上一阵子，热闹一阵子，也就过去了。究底里，其实一切照旧！

还有比这种冷漠鄙夷更让人感到可怕的么？还有比这种虚假蒙骗更让人感到可悲的么？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整日里好像总也被人前呼后拥着，然而，一到了夜深人静，只剩了一个人时，却会明显地感到一种窝儿还没暖热的感觉。在今晚，这种感觉更是如此强烈。

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极左思潮，老百姓心寒意冷，创巨痛深。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海似的一片。别看汾西县这么个弹丸之地，遗留问题也一样云屯雾集，如山似海。刘郁瑞原本想，像汾西这样一个不算大的偏远县份，冤假错案、遗留问题，以及那些死案、无头案、疑难案，究竟能有多少。整个县委县政府几班人，下决心花大力气，集中力量解决，一月两月，三月五月，甚至泡上它一年两年，还怕解决不完？只他自己一个人，这几个月来，接待上访群众就达一千四百多人次。光登记簿就厚厚地记满了十七本！

然而，上访群众依旧源源不断！近的解决了，远的又闻声而来。旧的解决了，新的又冒了出来。有时候，瞅着办公桌上那厚厚的登记簿，连刘郁瑞自己也不禁赫然发呆，瞠目结舌，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共产党执政才多少年，而这个偏远县份又才有多少人口，怎么就能生出这么多的案子和问题！这还不包括公检法系统、纪检系统、监察系统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案子和问题！

封建社会的县太爷假如碰到这么多的案子，那还不把他忙日塌了！

最多的一次，在刘郁瑞坐班的一整天里，前前后后一共接待了一百零九个上访者！这还不算已经登记了的，因为时间太晚只好回家走了的那些人。

这些天来，上访的明显不如过去那么多了，但远道而来的人则增多了，而且有不少是两次三次的上访者。这就是说，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增多了。

今天一整天，刘郁瑞仍然接待了四十多个上访者。除了个别提意见建议的，绝大多数仍是疑难案和遗留问题。其中不少都是远道而来的农民，有的往返一次，得整整四五天！

刘郁瑞惊诧之余，不禁又有些怅然若失。近处的解决了，能跑能走的解决了。远处的呢，跑不了走不动的呢，没解决的又还有多少！

还有那些不敢来找的，或者已经绝望了的，宁可把冤屈埋在心底里，也不愿意来找的，又还有多少……

真是冰冻百尺，积重难返。人生是有限的，解决一个，会影响一大片；冤枉一个，也一样会影响一大片；冤枉几十年，冤枉一辈子也解决不了，影响会更大更远，会影响人的一生，会影响整整几代人！而人的忍耐，也一样是



有限的……

对刘郁瑞所做的这一切，汾西人能吵翻了天。各种各样的议论应有尽有。但对这些，刘郁瑞从来不往心里去。

老百姓的嘴，你是挡不住的。

关键看你是在怎么干。有口皆碑，哄不来，也逼不来。

然而，今天晚上的事，却实实在在刺痛了刘郁瑞的心。这种救命喊冤的事，几乎就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没人管没人问，登记也登记不上，连县委大院也进不了。尽管只这么一桩事，给人的震动却如此之大，就好像这几个月的宣传和努力全都白费了。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干，汾西人仍是不相信你。老百姓不买你的账，干部们也一样是不信任你。

真会是这样么？刘郁瑞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一切。就像被骗子们骗得一文不名、倾家荡产时，仍然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

李荣才的家在贾家岭乡。刘郁瑞上任不久就去过那里。

乡长魏晓明是全县最年轻的干部之一，三十出头，农大专科生，精明强干，才智卓异，业务上没说的。乡党委书记赵亮，也还不到四十，也一样卓尔不群，出类拔萃，而且给人的印象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个人素质也没的说。就在前不久他俩还一起来县委汇报过工作。他当时还颇为满意。生产上、服务上、法制建设上，都让他觉得不错。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这也是县委对他们一致的评价。

然而，偏是在这么一个什么也不错的乡里，却会冒出这么一档子事来！

是他们不知道，还是知而不报？或者是不想管，管不了？抑或是还有别的什么更为复杂的缘由？

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叫李荣才的老人告状告了二十多年了，作为所在乡的乡长和乡党委书记怎么会不知道！知而不报，不想管么？那又是为什么？管不了？一个农民的事情，一个乡长、乡党委书记都管不了，那还能管得了什么！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那么更为复杂的缘由又会是什么？就因为被告人是村支书？被告人的外甥又是个副乡长？即便如此，对一个乡长和乡党委书记来说，也不存在不能管、管不了的理由。至少也可以做做工作，说服了他们让李荣才一家先住回村去，多多少少让这两老一少过点人的日子。

如果这一条也不存在,那么,就只剩了一个理由:官官相护,朋比为奸!除此而外,还会有什么更为复杂的理由?

真是驴粪蛋外面光。汇报时说得多好听:大力解决了一批遗留问题、冤假错案;政策落实了,告状的上访的明显减少了;群众心情舒畅,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刘郁瑞本想明天一早再打电话询问此事,但此时却越想越气,越想越憋得慌。想到后来,不由得一下子从床上翻起,也不管是啥时间,抓起电话,一下子便摇到了贾家岭乡:

“不管是书记还是乡长,哪个在让哪个接,睡下了也马上叫起来!”

乡长正好在,而且没睡,没半分钟便接了电话。魏晓明听明来由,像是松了口气似地说道:“这事呀,知道知道。这是老早以前的事啦,根本就不是我们手里的事情。而且,上边对这件事也早有批示和定论,我们不好过问的呀。”魏乡长并不隐瞒,实话实说。

“闹了半天,这个案子你们不仅知道,连背景也挺清楚么!”刘郁瑞听对方这么一说,更是来了气:“就算过去不是你们手里的事,现在也不是你们手里的事?你是乡长,你们乡里的事不是你手里的事,还能是谁手里的事!要这样,我这县委书记啥也不必干了,你这乡长也啥也不必干了,谁手里的事让他找谁去,像话吗?你们乡里的事你们不好过问,又让谁过问去,那还要你这乡长书记的干什么!”

“刘书记,你听我说。”魏晓明小心翼翼而又极具耐心地说道,“你还不知道,这桩案子复杂得很。一时半会儿的也给你讲不完。有些事电话上也不好讲。还有那个老头儿,听人说,那脾气犟得很,是个远近闻名的告状专业户。给什么条件也不答应,就是非要告到底不可……”

“那也要看人家告的是啥,告得对不对,真正冤不冤。如果真是冤枉的,人家为啥不告,为啥不犟。人家从五九年就开始告了,如果不冤枉没问题能告这么多年!你们就成心没有解决人家问题的意思么,反说人家是告状专业户……”

“刘书记,不是不解决,是不好解决。刘书记,这样吧,改天我上去专门给你汇报一下这件事。”



“不是改天，明天一早你就上来。先用你的车把老人孩子接回村去。第一要有房住，第二要有粮吃，第三不准有任何歧视！只要老头没被判刑定罪，那他就还是我们的人民，就应该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这件事你我都有责任。让这样一家人受冻挨饿，流浪街头，这不只丢你我的脸，而且丢了我们政府的脸，丢了共产党的脸！”

刘郁瑞越讲越气，越讲越动感情。他一手握话机，一手不由自主地指指画画：

“你告诉那个支书，他再敢这么干我撤他的职！我让那个老农民告他迫害罪！就算那个李荣才是个罪犯也得给出路，也得让人生活么。何况，还有个病人，还有个五六岁的小孩！这是谁家的天下！他有什么权力不许人家进村，不给人家分地，不让人家吃粮！他是共产党的支书，还是国民党的支书！就算没了党性，还有没有点人性！你告诉他，要是逼得老人出了事，我头一个饶不了的就是他！我跟他没完……”

此时此刻的刘郁瑞，真是疾首蹙额，切齿拊心，连他自己也好像有些不明白，如何会如此愤怒和动情，以致等到电话打完好久了，仍然僵僵地站在那儿，怎么也回不过神来。

怎么能不气！不管你讲了多少，规定了多少，他们该怎么干就还怎么干。也不管他们汇报时说得有多动听，多有条理，多么的超群绝伦、明效大验，究底里还是在日哄你，应付你，依旧是花里胡哨、官样儿文章。也不管平时见了你有多恭顺、多热情，表现得多么尽心竭力，至善至美，其实，背过弯儿把你说的讲的根本就全当耳旁风、过眼云！也许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只要能日哄得领导高兴喜欢信任就行了，至于干好干坏则全是扯闲淡！政绩在这里全无用处，有用的惟有人际关系和信任程度。一个人能否升职和重用，那只须看他属于哪个圈里的人。至于是干才还是庸才，是否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到底拥护不拥护，那反倒谁也不去在乎……

想来想去，越发没了睡意。他又叫起了通讯员，连夜从信访办公室里取来了有关李荣才的所有材料。

今天晚上的事情，实在让他憋不住。刚才乡长的话虽然让他动火，但也